

淡友録

一二



服部文庫
117
87
1



117
87
1

河間紀氏著



消夏錄

在園草堂開雕

正寔莊語祀者
為外業以集永
使人意消而心
文為制而以文為

殘晉公亦何規乎
琤琤連亦多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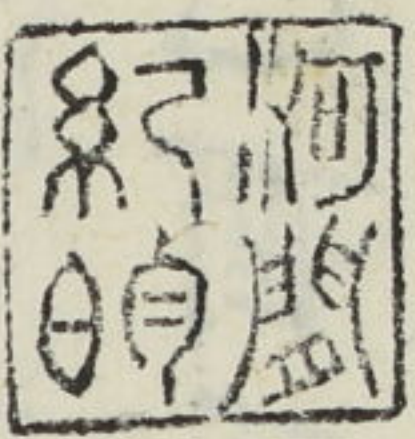
其筆

不若居士額



灤陽消暑錄序
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
於彼灤陽時校理久竟特
督視官吏題籤度架匱
晝長無事追錄見閣憶
及印書都無體例小說釋

官知無關於著述術談卷
 議或有益于勸懲聊付抄
 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云
 爾康成仲秋月望日觀乘道
 人題



灤陽消夏錄總目

卷一

- | | |
|------|------|
| 鄰豕消冤 | 狐妖畏孝 |
| 文光燭室 | 詩句題廊 |
| 夢中贈扇 | 閣上談詩 |
| 婦償淫報 | 狐留後緣 |
| 海島淳風 | 仙狐命論 |
| 閻君斷獄 | 雷電誅心 |

僧近楊朱

狐談幻化

鬼論無鬼

妖由人興

騎驢談怨

捕魅剖心

算銷刀筆

瓦投邪念

法官治鬼

卷二

香閣藏金

縊鬼杖窮

土神配亂

戲術搬運

巧宦深謀

詩豎騎牛

羅洋劃壁

蛾眉銜讖

花犬銜冤

點首朱衣

攝魂道士

馬作人言

姬無詈語

二婦狂奔

西域讖街

南皮醫報

六壬較勝

卷三

寢妻削籍

謀妾覆宗

忍辱戮讐

歸魂給牒

高樓紅袖

燈下綠衣

凶宅偶徵

鬼魅鄰才

貞魂守節

貴人奇驗

妒婦巧償

塾師遇鬼

縑縷逢恩

仙乩判壽

古硯留題

附體伸冤

刀痕辨獄

啞鬼求經

卷四

玉馬足伸

白蛇帶化

呵鏡幻形

冒狐泄漏

妾以尸還

鬼為酒困

麟非牛種

鬼識貴人

仙乩鬼語

詩畫奇徵

菜人延世

農婦守貞

悞死還魂

得魚喪命

山魃啖馬

土偶擊奸

面濶等窓

首大如甕

化父幻妻

毀樓焚宅

怪雉怪蛇

男妻男妾

中式定科

尋冤錯號

冥司分等

醫愛易方

布囊蜂螫

牀幔綉聯

諫垣巨莽

神案醉奴

神全貞義

火保孝孀

閹宦求婚

土神避位

虧心幕客

談理判官

卷五

善惡報施

奸淫感應

祖姑牒報

桀黠豕身

蝎虎人行

樹林黑氣

施馬供神

假妖謀宅

老僧度牒

綠意琴棋

狐畫荷花

呂仙夢訓

魂妖責主

誘婦逃妻

縊鬼脫身

點囚犯案

奸僧誨盜

老納癩心

狐仙助孝

筆帖命名

巴粒文牒

昌吾綉鞋

賣花孝婦

修怨問官

泉臺業鏡

驛官變童

逆親殉節

泥古殃人

卷六

朱書闈宦

紅柳小娃

塞外雪蓮

番中風穴

訓狐學究

臥虎山人

婦有宿緣

女變羅刹

神鞭逃婢

豕救瞽人

義盜免捕

仙狐避佛

社神都祭

木客談詩

道士疑妖

貴人山險

旅魂隨骨

縊鬼却人

靈狐識夢

雷殛善人

病愈遭刑

生魂現影

獻供施丐

酒母渡河

卷七

乩傳詩隱

乩仙判驗

縊鬼持奸

投牒救人

捐金贖命

逢牛被獲

臥病轉生

夢神斷獄

假藥裝雷

跪捧砒霜

戲歌艷曲

癡鬼戀家

還魂借體

百兩貸金

三更詩識

代錢延子

驅疫報恩

故夫扶妾

鬼父毆兒

飛虫伏水

縊鬼招夫

涼亭宴客

卷八

經閣飛磚

仙畫暗成

鬪樓躍起

老翁索飲

浪子遷居

鬼訟姑虐

狐避俗人

敗絮病人

紅衣女子

瘰家節婦

宋代狐仙

負心案證

殺業現因

回煞對書

狐神附體

蛇齧婦心

師謀寡產

耆儒講學

古器賤售

屠驢惡病

無鬼反售

守藏老人

中山詞祖

狐侯撻夫

鬼驚護產

經僧惡夢

狐女代炊

鬼妻爭坐

卷九

嫁妻養母

嫉賢妬能

殤兒索債

故鬼執奸

掣肘前因

徵漕禍本

義夫毀粧

挽轡陰功

墮橋顯報

狐弄財奴

鬼輕俗吏

袖中秘戲

案前將軍

輪迴等殺

司祿權衡

狐感夙因

火彰現報

懺語欺神

圮墻代死

狐不諱稱

避人畏鬼

狐友交心

鬼卽在此

紙馬新宅

白簡朱衣

業鏡現形

評文就正

新詩咏鬼

剖腹回生

鬼語正訛

驢言激怒

卷十

狐因助亡

鬼以理論

泥孩戲綵

劫盜裝神

酒妓顯詩

乩仙作畫

悍婦格天

神龍墜地

鬼遇乘輿

死知見父

勾魂訛義

師犬顯堂

妖狐化物

洞女被鞭

羊假奴魂

崗頂蛇盤

井中疑案

半被怪使

神符制鬼

雷部司茶

木畏匠人

神竇直婦

庖中鱉寶

墓上巨人

魔餐孽種

鬼弄琵琶

野狐聽經

筆尖吐焰

子朱出世

卷十一

試符被擊

調婦奪錢

破棺訟鬼

挺刃奇僧

樹下先下

壁間巨面

鬼隱高談

仙乩絕對

假妻報怨

取子償冤

贖牛報恩

產芝非瑞

天生梵字

佛教邪師

狐窘荒微

神稱燕國

欺人引鬼

縊鬼隨人

蝕帑效尤

鬼避窮官

魘藏白日

邪魅侮衰

青苗驅鬼

現身指示

褻法追書

故城現影

睡應夢神

殺妾轉世

石馬為妖

卷十二

白揚孤塚

金谷章臺

奪包墮馬

仆杖捕仇

弛服橫陳

市衣人立

天狐應舉

死道臥錢

埋骨導行

刻詩跪拜

黑鬼啖人

潰財墮節

灯檠魘術

犀字冥簿

呂仙奇夢

關聖靈籤

辜恩訴訟

負債傷身

鬼護梁柱

灤陽消夏錄總目終

灤陽消夏錄卷一

觀奕道人筆記

隣豕消寃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豬見鄰叟輒
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隣叟初甚
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旣而憬然省曰此殆佛
經所謂夙寃耶世無不可解之寃乃以善價
贖得送佛寺爲長生豬後再見之弭耳暱就

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真有巴西李衍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騏驥豈伊本馴良道力消其驚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無爲多畏忌可爲此事作解也

狐妖畏孝

滄州劉上玉孝廉有書室爲狐所據白晝與人對語擲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盛陳

人妖異路之理忽檐際朗言曰公爲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民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狽而歸咄咄不怡者數日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於對語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真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斂避况我曹乎劉乃命僕婦居此室狐是日卽去

文光燭室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
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真
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
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
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
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
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

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目爭輝次者
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
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
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
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躡嚙良久曰昨
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
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畧三四十
篇字字化爲墨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

江夏錄 卷一
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
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詩句題廊

東光李又明先生嘗至宛平相國廢園中見
廊下有詩二首其一曰颯颯西風吹破檼蕭
蕭秋草滿空庭月光穿牖飛簷角照見莓苔
半壁書其一曰耿耿疎星幾點明銀河時有
片雲行憑闌坐聽譙樓鼓數到連敲第五聲

墨痕慘淡殆不類人書

夢中贈扇

董曲江先生名元斐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
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
夢人贈一扇上有三絕句曰曹公飲馬天池
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
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並馬來垂楊一例赤
鱗開黃金屈戌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簫

汴夏金 卷一
鼓冬冬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涼州春風豈惹
知多少併作秋江一段愁語多難解後亦卒
無徵驗莫明其故

閣上談詩

平定王孝廉執信嘗隨父宦榆林夜宿野寺
經閣下聞閣上有人絮語似是論詩竊訝此
間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諦聽之終不甚了了
後語聲漸出閣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彥

謙詩格不高然未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
起戰聲故是佳句其一曰僕嘗有句云陰積
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非親至關外
不睹此景其一又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沉邊
氣無情碧河帶寒聲亘古秋自謂頗肖邊城
日暮之狀相與吟賞者久之寺鐘忽動乃寂
無聲天曉起視則扇鑰塵封山沉邊氣一聯
後於任總鎮遺稿中見之總鎮名舉出師金

川時百戰陣歿者也陰積一聯終不知爲誰
語卽其精靈長在得與任公同游亦決非常
鬼矣

婦償淫報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
爲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
涼忽隱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
避入河千古廟中呂語諸惡少曰彼可淫也

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衆共視
衣袂颺俄電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
手問之果不謬呂大恚欲提妻擲河中妻大
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尙欲
殺我耶呂語塞忽覓衣褲已隨風吹入河流
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滿村
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
其妻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遣回祿無

屋可栖乃先期返呂不知而搆此難後妻夢
呂來曰我業重當永墮泥犁緣生前事母尚
盡孝冥官檢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後夫
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
蹈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練蛇
垂首下視意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
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屋上跳擲數四奮然
去

狐留後緣

獻縣周氏有僕爲狐所媚二十餘年如伉儷
嘗語僕曰吾鍊形已四百餘年因過去生中
於汝有業緣當補一日不滿卽一日不得升
天緣盡吾自當去耳一日蹶然自喜又泫然
自悲語僕曰月之十九日吾緣盡當別已爲
君相一婦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僕俾備禮
自是狎昵燕婉逾於平日恒形影不離至十

五日忽晨起告別僕怪其先期狐泣曰業緣
一日不可減亦一日不可增惟遲早則隨所
遇耳吾留此三日緣爲再一相會地也越數
年果再至歡洽三日而後去臨行嗚咽曰從
此終天訣矣陳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
餘惜福者當如是劉季箴則曰三日後終須
一別何必暫留此狐煉形四百年尙未到懸
厓撒手地位臨事者不當如是余謂二公之

言各明一義各有當也

海島淳風

山遊林生斗南言閩有海舶遭風者飄流二
十餘晝夜得一島可泊島上林木蓊翳花草
爛然清泉澆澆流石罅味甘如醴其人穴居
食山果男女皆裸見人不趨視亦不驚避與
爲禮不荅與語不應食其果不禁入其穴坐
卧亦不逐視其彼此往來亦若不相識居數

曰忽一人就語曰爾遭風來耶我亦華人遭風至此者也此島無名亦無君長地氣恒溫故不知衣山果甘美取之不竭故不謀食居無定處隨意所之故不成聚落男女無定偶曾相偶者再見亦漠然無情或竟有不知相偶者故生息不繁至今尚多無人地生子能自食則聽所往後亦漸不相認故羣居而無親疎之分然其人無嗜慾無爭競無恩怨無

機械變詐故無喜怒哀樂之心得失利害之事得以無疾病無夭折吾初至猶夢家久而樂之惟夢遊行此島中今則併夢亦無矣此神仙之福諸君能相隨居此乎衆謝不能其人太息去

仙狐命論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

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
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當問其允不
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報明爲
慄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
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
須臾尙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
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
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

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阨
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
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
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
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
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
害則不可言命夫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
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

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
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
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跡昔
在會城李公會話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
也

閻君斷獄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
囚有隣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盃
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
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無利已
損人心夫利已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
利已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
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
一念爲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

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心計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盃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閹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卽爲好官植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

民乎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卽有罪矣官大蹴踏鋒稜頓減王徐顧笑曰怪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尙不失冠帶促命卽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念微賤鬼神皆得而窺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邇室其信然乎或云是公服者爲河間太守李公瓊其人實廉潔自好者

雷電誅心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狀突狂電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脇而出其夫亦爲雷焰燔燒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顧婦尸泣曰我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燈掩淚而已何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一也

僧近楊朱

無雲和尚不知何許人康熙中挂單河間資勝寺終日默坐與語亦不答一日忽登禪牀以界尺拍案一聲泊然化去視案上有偈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於楊

狐談幻化

寧波吳生好作北里游後暱一狐女時相幽

會然仍出入青樓間一日狐女請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見卽能肖其貌君一存想應念而至不逾於黃金買笑乎試之果頃刻換形與真無二遂不復外出嘗語狐女曰眠花藉柳實慳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終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聲色之娛本電光石火豈特吾肖某爲幻化卽彼真某某亦幻化豈特某某爲幻化卽妾亦幻化也卽千百年來名姬

豔女皆幻化也白楊綠草黃土青山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握雨攜雲與埋香葬玉別鶴離鸞一曲伸臂頃耳中間兩美相合或以時刻計或以日計或以月計或以年計終有訣別之期及其訣別則數十年而散與片刻暫遇而散者同一懸厓撒手轉瞬成空倚翠偎紅不皆恍如春夢乎卽夙契原深終身聚首而朱顏不駐白髮已侵一人之身非復舊態

則當時黛眉粉頰亦謂之幻化可矣何獨以妾肖某某爲幻化也吳洒然有悟後數歲狐女辭去吳竟絕迹於狎游

鬼論無鬼

交河及孺愛青縣張文甫皆老儒也並授徒于獻嘗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間去館稍遠荒原闐寂榛莽翳然張心怖欲返曰墟墓間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

世間安得有鬼不門阮瞻之論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釋氏之妖妄因闡發朱程二氣屈伸之理疏通證明詞條流暢二人聽之皆首肯共嘆宋儒見理之真遞相酬對竟忘問姓名適大車數輛遠遠至牛鐸鐸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無鬼之論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談今將別謹以實告毋訝相戲侮也俯仰之頃歛然已滅是間絕少文

士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或卽其魂歟

妖由人興

河間唐生好戲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謂唐嘯子者是也有塾師好講無鬼嘗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語耳唐夜洒上其牕而嗚嗚擊其戶塾師駭問爲誰則曰我二氣之良能也塾師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達旦次日委頓不起朋友來問但呻吟曰

有鬼旣而知唐所爲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拋擲瓦石搖撼戶牖無虛夕初尙以爲唐再來細察之乃真魅不勝其黷竟棄館而去蓋震懼之後益以漸恣其氣已餒狐乘其餒而中之也妖由人興此之謂乎

騎驢談怨

天津某孝廉與數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輕薄見柳陰中少婦騎驢過欺其無伴邀衆逐其

後嫚語調謔少婦殊不荅鞭驢疾行有兩三人先追及少婦忽下驢軟語意似相悅敬某與三四人追及審視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騎是日亦無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訶之妻嬉笑如故其憤氣潮湧奮掌欲擗其面妻忽飛跨驢背復其木形以鞭指其鬻見他人之婦則狎褻百端見是已婦則恚恨如是爾讀聖賢書一恕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耶數

訖徑行某色如死灰殆僵立道左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捕魅剖心

德州田白岩曰有額都統者在滇黔間山行見道士按一麗女於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額急揮騎馳及遽格道士手女噉然一聲化火光飛去道士頓足曰公敗吾事此魅已媚殺百餘人故捕誅之以除害但取精已多

歲久通靈斬其首則神遁去故剖其心乃死
公今縱之去又貽患無窮矣惜一猛虎之命
放置深山不知澤麋林鹿剝其牙者幾許命
也匣其七首恨恨渡溪去

算銷刀筆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
積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
廊廡間聞二吏持簿對筭其一曰渠今歲所

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沉思間其一曰一
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童
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爲誰亦不知爲誰
算銷俄有小妓翠雲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
八九又染惡瘡醫藥備至此愈則已蕩然矣
人計其平生所取可掘指數者約三四萬金
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瓦投邪念

陳雲亭舍人言有臺灣驛使宿館舍見艷女
登墻下窺叱索無所睹夜半琅然有聲乃片
瓦擲枕畔叱問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牕外朗
應曰公祿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懼干
神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誤作驛卒
之女謀他日納爲妾人心一動鬼神知之以
邪召邪神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報公何怒
焉驛使大愧沮未及天曙復裝去

法官治鬼

葉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晝對語迫葉讓
居擾攘戲侮至盃盤自舞几榻自行葉告張
真人真以委法官先書一符甫張而裂次牒
焚都城隍亦無驗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
不可乃建道場七日至三日狐猶詬詈至四
日乃婉詞請和葉不欲與爲難亦祈不竟其
事真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聞格

鬪碎碣門牕破墮薄暮尙未已法官又檄他神相助乃就擒以嬰貯之埋廣渠門外余嘗問真人驅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而符籙則掌於法官真人如官長法官如胥吏真人非法官不能爲符籙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籙亦不靈中間有驗有不驗則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駁不能一一必行耳此言

頗近理又問設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尙能制伏否曰譬大吏經行劫盜自然避匿儻或無知猖獗突犯雙旌雖手握兵符徵調不及一時亦無如之何此言亦頗篤實然則一切神奇之說皆附會也

灤陽清夏錄卷二

香閣藏經

朱子穎運使言守泰安日聞有士人至岱嶽
深處忽人語出石壁中曰何處經香豈有轉
世人來耶剝然震響石壁中開貝闕瓊樓涌
現峯頂有者儒冠帶下迎士人駭愕問此何
地曰此經香閣也士人叩經香之義曰其說長
矣請少坐講之昔尼山刪定垂教萬年大義

微言遞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
註類能窺先聖之心又淳朴未漓無植黨爭
名之習惟各傳師說篤溯淵源沿及有唐斯
文未改迨乎北宋勒爲註疏十三部先聖嘉
焉諸大儒慮新說日興漸成絕學建是閣以
貯之中爲初本以五色玉爲函尊聖教也配
以歷代官刊之本以白玉爲函昭帝王表章
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則各家私刊之本每一

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時代虔置斯閣以
蒼玉爲函獎汲古之勤也皆東西面並以珊
瑚爲簽黃金作鎖鑰東西兩廡以沉檀爲几
錦繡爲茵諸大儒之神歲一來視相與列坐
於斯閣後三楹則唐以前諸儒經義帙以纂
組收爲一庫自是以外雖著述等身聲華蓋
代總聽其自貯名山不得入此門一步焉先
聖之志也諸書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發

濃香故題曰經香蓋大圓幹運二氣細編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聖人之心與天地通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其精奧亦與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他人則否世儒於此十三部或焚膏繼晷鑽仰終身或鍛鍊苛求百端培擊亦各其性識之所根耳君四世前爲刻工曾手刊周禮半部故餘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來因引使周覽閣庶款以茗

果送別曰君善自愛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顧惟萬峯插天杳無人迹案此事荒誕始尊漢學者之寓言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旣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叙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

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
爲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
韋蕪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中亦無聲如何
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王
弼始變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
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
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尙書三禮三傳毛詩
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

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
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尙
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
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
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
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
有不盡廢人心者是強點之所自來此種虛
構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

溢鬼枝窮

曹司農竹虛言其族兄自歛往揚州途經友人家時盛夏延坐書屋甚軒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強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如夾紙入室後漸開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勿披髮吐舌作溢鬼狀曹笑曰猶是髮但稍亂猶是舌但稍長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

曰有首尚不足畏况無首耶鬼技窮倏然滅及歸途再宿夜半門隙又蠕動甫露其首輒唾曰又此敗興物耶竟不入此與稽中散事相類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畏則心亂心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全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干故記中散是事者稱神志湛然鬼慙而去

土神配亂

董曲江言默菴先生爲總漕時署有土神馬
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謂土
神于思老翁不應擁艷婦馬神年少正爲佳
耦竟移女像於馬神祠俄眩仆不知人默菴
先生聞其事親禱移還乃蘇又聞河間學署
有土神亦配以汝像有訓導謂黷宮不可塑
婦人乃又別建一小祠遷焉土神憑其幼孫
語曰汝理雖正而心則私正欲廣汝宅耳吾

不服也訓導方侃侃談古理猝中其隱大駭
乃終任不敢居是室二事相近或曰訓導遷
廟猶以理董藝神甚矣譴當重余謂董少年
放誕耳訓導內挾私心使已有利外假公義
使人無詞微神發其陰謀人尙以爲能正祀
典也春秋誅心訓導譴當重於董

戲術搬運

戲術皆手法捷耳然亦實有搬運術

宋人書
搬運皆

作憶小時在外祖雪峯先生家一術士置盃
般酒於案舉掌柏之盃陷入案中口與案平然
罍案下不見盃底少選取出案如故此或障
目法也又舉魚膾一巨椀拋擲空中不見令
其取回則曰不能矣在書室畫厨夾屜中公
等自取耳時以賓從雜選書室多古器已嚴
扃其婢僕閒雜人等足蹟皆不得至何由而
進且夾屜高僅二寸椀高三四寸許斷不可

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椀置案上換貯佛
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換貯魚膾藏夾屜中
是非般運術乎理所必無事所或有類如此
然實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魃盜取人物不爲
異能劾禁狐怪山魃者亦不爲異既能劾禁
卽可以役使既能盜取人物卽可以代人盜
取物夫又何異焉

巧宦深謀

舊僕莊壽言昔事某官見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續至皆契交也其狀若密遞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駕遽出至黃昏乃歸車殆馬煩不勝困憊俄前二官又至燈下或附耳或點頭或搖手或蹙眉或附掌不知所議何事漏下二鼓我遙聞北牕外吃吃有笑聲室中弗聞也方疑惑間忽又聞長嘆一聲言何必如此始賓主皆驚開窗急視新雨後泥平如掌絕無人踪其疑爲我讎語我時因戒勿竊聽避立南榮外花架下實未嘗睡亦未嘗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詩豎騎牛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憇息九鯉湖道中有童子騎牛來行甚駛至邱前小立朗吟曰來衝風雨來去踏烟霞去斜照萬峯青是我還山路怪村豎那得作此語凝思欲問則笠影出

沒杉檜間已距半里許矣不知神仙遊戲抑
鄉塾小兒聞人誦而偶記也

羅洋劃壁

莆田林教諭需以臺灣俸滿北上至涿州南
下車便旋見破屋墻匡外有磁鋒劃一詩曰
驟網隊隊響銅鈴清曉衝寒過驛亭我自垂
鞭玩殘雪驢蹄緩踏亂山青歛曰羅洋山人
讀訖自語曰詩小有致羅洋是何地耶屋內
應曰羅洋尚不識耶其語似湖廣人入視之
惟凝塵敗葉而已自知遇鬼惕然登車恒鬱
鬱不適不久竟卒

蛾眉徵讖

景州李露園基塙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壻也

博雅工詩需次日夢中作一聯曰鸞翮藉中
散蛾眉屈左徒醒而不自解後得湖南一令
卒於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花犬銜冤

先祖母張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羣婢患其盜
肉陰搯殺之中一婢曰柳意夢中恒見此犬
來齧睡輒嚙語太夫人知之曰羣婢共殺犬
何獨銜冤於柳意此必柳意亦盜肉不足服

其心也考問果然

點首朱衣

福建汀州試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
余按臨日吏白當詣樹拜余謂木魅不爲害
聽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當拜樹柯葉
森聳隔屋數重可見是夕月明余步階上仰
見樹杪兩紅衣人向余磬折拱揖冉冉漸沒
呼幕友出視尙見之余次日詣樹各荅以揖

爲鐫一聯於祠門曰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
朱衣或是君此事亦頗異

攝魂道士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
幻術嘗客田山蘊司農家值朱籐盛開賓客
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
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
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愠形於色滿

坐爲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
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回俗客趨
東南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
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
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視少
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妮妮軟語俄
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啣啣不已手自
按拍備諸治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橙上講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首曰不是忽瞑目曰尙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衆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癡坐少選如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衆匪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卽用此符當時誤以爲真仙迂儒又以爲妄語皆并底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

過往貴人妾魂妾蘇後登車識其路徑門戶語貴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禮所以茲怪民者歟

馬作人言

交河老儒及潤礎雍正乙卯鄉試晚至石門橋客舍皆滿惟一小屋窻臨馬櫪無肯居者姑解裝焉羣馬跳踉夜不得寐人靜後忽聞馬語及愛觀雜書先記宋人說部中有堰下

牛語事知非鬼魅屏息聽之一馬曰今日方知忍飢之苦生前所欺隱草豆錢竟在何處一馬曰我輩多由圍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爲太息衆馬皆嗚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爲犬一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並淫濫盡盜其錢與所歡當罪之半矣一馬曰信然罪有輕重妾七墮豕身受屠割更我輩不若也及忽輕噉語遂寂

及恒舉以戒圍人

姬無誓語

余一侍姬平生未嘗出誓語自云親見其祖母善誓後了無疾病忽舌爛至喉飲食言語皆不能宛轉數日而死

二婦狂奔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問小婢云並隨一少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將駢斬之少

年忽不見乃有老僧衣紅袈裟一手托鉢一手振錫杖格其刀曰汝尚不悟耶汝利心太重伎忌心太重機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終不覺鬼神忌隱惡故判是二婦使作此以報汝彼何罪焉言訖亦隱坐默然引歸二婦云少年初不相識亦未相悅忽惘然如夢隨之去隣里亦曰二婦非淫奔者又素不相得豈肯隨一人且淫奔必避人豈有白晝公行緩步

待追者也其爲神譴信矣然終不能名其惡真隱惡哉

西域識微

事皆前定豈不信然戊子春余爲人題蕃騎射獵圖曰白草粘天野獸肥彎弧愛爾馬如飛何當快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是年八月竟從軍於西域又董文恪公嘗爲余作秋林覓句圖余至烏魯木齊城西有深林老

木參雲彌亘數十里前將軍伍公彌泰建一
亭於中題曰秀野散步其間宛然前畫之景
辛卯還京因自題一絕句曰霜葉微黃石骨
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誰知早作西域識老木
寒雲秀野亭

南皮醫報

南皮瘍醫某藝頗精然好用陰毒藥勒索重
貲不厭所欲則必死蓋其術詭秘他醫不能

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尙在亦無人
敢延之者或謂某殺人至多天何不殛其身
而殛其子有佚罰焉夫罪不至極刑不及孥
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禍延後
嗣也

六壬較勝

安中寬言昔吳三桂之叛有術士精六壬將
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其宿其人

眠西墻下術士曰君勿眠此此墻亥刻必圯
其人曰君術未深墻向外圯非向內圯也至夜
果然余謂此附會之談也是人能知墻之內
外圯不知三柱之必敗乎



